

世 | 界 | 名 | 著 | 阅 | 读 | 经 | 典

Un drame au Mexique

墨西哥的幽灵

—— [法] 儒勒·凡尔纳 / 著 张复 /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 | 界 | 名 | 著 | 阅 | 读 | 经 | 典

Un drame au
Mexique
墨西哥的幽灵

—— [法] 儒勒·凡尔纳 / 著 张复 /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墨西哥的幽灵/(法)凡尔纳(Verne,J)著;张复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11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法国卷.第7辑/文良主编)

ISBN 978-7-204-10232-7

I.黑… II.①凡…②张… III.科学幻想小说—法国—近代 IV.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0945号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墨西哥的幽灵

作 者 (法)凡尔纳

译 者 张复

责任编辑 陈平

封面设计 纸上魔方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网 址 <http://www.nmgrmcs.com>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960 1/16

印 张 22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10232-7/I·2199

定 价 28.80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墨西哥的幽灵

第一章	2
第二章	9
第三章	13
第四章	17
第五章	22

喀尔巴阡古堡

第一章	28
第二章	40
第三章	48
第四章	54
第五章	66
第六章	76
第七章	85
第八章	95
第九章	107
第十章	117

第十一章	127
第十二章	135
第十三章	140
第十四章	147
第十五章	152
第十六章	158
第十七章	165
第十八章	167

烽火岛

第一章	172
第二章	182
第三章	189
第四章	197
第五章	209
第六章	218
第七章	229
第八章	239
第九章	248
第十章	258
第十一章	268
第十二章	280
第十三章	291
第十四章	299
第十五章	306

墨西哥的幽灵

第一章

一八二五年十月十八日，一艘精心制作的西班牙军舰“亚洲号”和另外一艘装着八尊大炮的双桅横帆船“康斯坦齐亚号”在格让岛解缆起航了。格让岛属于马里亚那群岛的一部分。

船上的水手吃得很差，工资也不高。在驶往西班牙的六个月的航程中，他们极其疲惫，正秘密地策划一次哗变。

与“亚洲号”上的水手比起来，“康斯坦齐亚号”上的水手天生更顽固怪僻。指挥者是船长唐·奥特华。此人是一个胜人一筹的硬汉子，一向不肯轻易在别人面前认输，不过这艘船的航程却由于多次受到阻碍而行进很慢。显而易见，有人在成心搞鬼。与此同时，由唐·罗克指挥的“亚洲号”也只能驶进港口。

一天晚上，罗盘仪被打碎了，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又是一天晚上，前桅两边的支索仿佛被人砍断了一样，猛地倒下来，桅上的帆以及索具都掉在甲板上。再后来，舵绳在多次进行主要的机动操作时两次出人意料地绷断了。

就像其他的马里亚那岛屿一样，格让岛也由菲律宾总督统治。那儿的居民非常热情，船很快就修好了。船在港口停泊的时候，唐·奥特华对唐·罗克说，他认为水手们不是很老实，因此二位船长都决定必须提高警惕，严加防范。

唐·奥特华最担心的只有两个人——大副马丁内斯与负责大船主桅上平台的乔塞。

大副马丁内斯曾坐过几次牢，他的天性在艏楼的数次阴谋中完全暴露了出来。坐牢的时候，见习船员巴布洛取代他当了大副。而海员乔塞却是一个真正的卑鄙小人，平生只有金子能够打动他。他的一切行为都在水手长雅各布的监控之下。雅各布是唐·奥特华的心腹。

年轻的巴布洛颇有骑士风度，对人极其慷慨，颇有胆量。他自幼没有父母，在奥特华船长的抚养下长大成人。他每时每刻都准备好为救命恩人献出自己的生命。

巴布洛在与雅各布说话的时候时常表现出他对船长的忠实。这个正派诚实的小伙子甚至在握手的时候也充满了深情。这二人完全值得相信。不过他们三人又怎能对付一船胆大妄为、很难驾驭的海员？就在他们一天到晚心惊胆战、期望压制住船员们的反叛情绪的时候，马丁内斯与乔塞又在怂恿同伙发起叛乱了。

起航的前一天晚上，大副马丁内斯进入一个极其破旧的餐馆。两只船上的几名水兵与水手也在这里。

“伙计们，”他说道，“幸好出了事，大船才会停在港内。我趁这个时候说几句话吧。”

下边一片欢呼声。

“请讲，大副，”一名水手说，“对我们讲一讲你是怎样打算的。”

“我准备这么做，”马丁内斯回答说，“只要两艘船到了手，我们便马上驶往墨西哥海岸。大伙儿都知道，墨西哥刚刚独立，它根本没有什么战舰，一定愿意买下我们的战舰。这么一来，我们就能赚一笔钱，大家都能得到一份。”

“是的！”

“定个信号吧！双方只要看见信号立即动手。”乔塞说道。

“以‘亚洲号’发射的火箭作为信号。”马丁内斯对他们说。

“好吧！我们十个对一个，不等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们便是我们的俘虏了。”

“要等几天才能动手？”一个水兵问道。

“两天，驶过漫登那岛之后。”

“我们船上配备着大炮，墨西哥人会欢迎我们吗？”乔塞反问道，“假如我没有搞错，墨西哥政府已经发布命令，说是必须严加防范西班牙战舰，说不定他们为我们准备的并非金子，而是枪子儿！”

“不要操这份心，乔塞。我们在远处就要对他们表明前来的目的。”马丁内斯安慰道。

“怎样表明？”

“将墨西哥国旗挂在斜桁外端。”马丁内斯一边说一边取出一面绿、红、白条相间的旗来。

水手们愁眉不展，一声不吭地欢迎这面表明墨西哥独立的旗子。

“看来你们已经感到害怕了！”大副嘲讽地说，“好吧！谁产生了这个想法，谁就立即滚蛋！滚到唐·奥特华船长或唐·罗克船长那里去！好好地跟他们干吧！我可不想继续听他们发号施令了！等着瞧，我们不久便能和他们一比高低了！”

下边又传来欢呼声。

“伙计们，”马丁内斯继续说，“我们的头儿们还满心希望借助贸易风抵达巽他群岛呢。不过我们用不了多久就能证明，没有他们，我们同样能将船驶到太平洋东岸！”

此次秘密碰头以后，水手们朝周围散去，分别返回自己的船上。

次日一大早，“亚洲号”与“康斯坦齐亚号”稍稍停留了一会儿，于是

取道西南航线，朝新荷兰驶去。大副马丁内斯返回他的岗位。受奥特华船长的再三吩咐，他依旧处在严密的监视中。

船长对那些莫名其妙的不祥的预兆感到很苦恼。他心中有一种预感——西班牙海军将会遭受损失，船员们的叛逆举动甚至能让它完全垮掉。墨西哥革命只能给他的国家雪上加霜。不过他对祖国的感情并没有由于它遭受重重打击而减少半分。他经常向巴布洛提起这些严肃的话题，并且不止一次谈到，昔日的西班牙海军从来没有失败过。

“孩子，”他说道，“最近水手们愈来愈不安分了。船上哗变的迹象也愈来愈明显。也许——我有一种预感——我可能会在这场卑鄙的叛乱中死去。不过你肯定会为我报仇的，对吗？——当然也会为我们的国家报仇，由于对我的任何打击其实都是针对它来的。”

“我一定会的，奥特华船长。”巴布洛对他说道。

“不要和船上其他的人有过结。不过孩子，你一定不要忘了，在这段倒霉的日子中，要想维护国家就必须认真观察，时刻保持警惕。机会一到便惩罚那些无情无义的家伙。”

“我对您保证，我会誓死，”年轻人满怀热情地说，“当然，假如有必要，我会誓死惩罚这些叛徒！”

两艘船从马里亚那群岛出发已经三天了。“康斯坦齐亚号”在轻轻吹拂的微风中已经行驶了很长一段距离。这艘船船身很矮，轮廓优美，索具轻巧，桅杆不停地来回摆动，在大海里飞速行进，飞溅的浪花时常盖过八门重六磅的臼炮。

“我们每个钟头行驶十二海里，”见习海员巴布洛对马丁内斯说，“风从右舷刮来，照这个速度下去，全部航程用不了多长时间。”

“希望是这样！我们这样辛苦，就是希望尽快看见他们完蛋。”在上层后甲板近旁偷听他们说话的海员乔塞心里想道。

“马上就能看见陆地了！”马丁内斯高声喊道。

“是绵兰老岛，”见习船员回答说，“我们在西经一百四十度，北纬八度。假如没搞错的话，岛位于——”

“经度一百四十度三十九分，纬度七度。”马丁内斯立刻接着说。

约瑟把头抬起来，悄悄地对马丁内斯做了一个手势。马丁内斯急忙走过去。

“巴布洛，你当中班？”他问道。

“是啊，大副。”

“六点了，你回去吧！”

巴布洛回到了下层甲板。

马丁内斯在船尾待了片刻，又看了看“亚洲号”。“亚洲号”位于他们的背风面。夜色温柔。这些热带地区的夜晚常常是安静而温馨的，空气也很清新。

马丁内斯朝舵机旁的人走去。他和那个人轻声交谈了几句，然后走了。

可是或许有人发现了，和先前相比，船迎风行驶得更快了。而且很容易发现，双桅横帆船正朝一艘比较大的船快速驶去。

马丁内斯奇怪地在下风侧神经质地踱来踱去，时不时地用眼角瞥一眼“亚洲号”。他非常不安，甚至有点儿恐惧，手里不住地玩弄着喇叭筒。

“亚洲号”上忽然响起一阵爆炸声。

听见这一信号，马丁内斯立刻跑到吊床网上，叫道：“所有的人都去甲板上！卷横帆！”

唐·奥特华领着心腹离开了统舱，大声喝道：“是谁让你下这道命令的？”

马丁内斯没有答理他，直接跳下吊床网，走上艙楼。

“把舵机放下，”他叫道，“把帆桁架起来，到港口上去！快！改道！”

改道！升起三角帆！”

“亚洲号”上又响起几次爆炸声。

水手们按照大副的吩咐去做了。双桅船鼓帆向前行驶，在船头的斜桁帆下起伏不定。

唐·奥特华转过身子对着屈指可数的几个围在他身边、大声尖叫的人提高嗓门说：“靠我近一点儿，伙伴们！”随后他迈着大步向马丁内斯走去，“抓住他！”他大声叫道。

“你去死吧！”马丁内斯回答道。

巴布洛与两个高级船员抽出剑，紧紧地握住枪。雅各布带领几个人跑上前去加入他们的队伍。但是因为人数太少，他们不一会儿便被缴了械，并且投降了。

唐·奥特华将枪口瞄准马丁内斯。

一支火箭由“亚洲号”呼啸而出。

“他们成功了！”马丁内斯喊道。

唐·奥特华的子弹射向空中。

这样的状况没有持续太久，船长和大副展开了激烈的肉搏，可是对方终究是人多，他又受了很严重的伤，因此不一会儿便被抓住了。不久，他的心腹也被绑了起来。

一束束蓝光由双桅船的索具里射出，和“亚洲号”呼应。两只船都落在了造反者手中。

大副马丁内斯已得到了“康斯坦齐亚号”。他将俘虏丢到主舱的一堆杂物上。可是目光一遇到鲜血，水手们就更加凶狠了。他们不仅要征服他们，还打算把他们处死。

“把他们的脖子割断，”几个最凶狠的暴徒叫喊道，“把他们杀死！死人不可能说真话！”

这些极其凶狠的歹徒中为首的是马丁内斯，他朝统舱跑去。幸亏别的水手不赞同把人都杀死，船长一伙人才能够幸免于难。

“把唐·奥特华给我带到甲板上来！”马丁内斯命令道。

唐·奥特华被带上来了。

“奥特华，”马丁内斯对他说，“如今两只船全属于我了！唐·罗克也关起来了。明天就将你们丢到一个荒岛上。我们要前往墨西哥，将船卖给共和国政府！”

“叛徒！”唐·奥特华只说出两个字。

“升起大帆！调整船帆！把他带到船尾上去绑起来！”他用手指着唐·奥特华说。无疑，无人敢违背他的命令。

“把其余的人都关起来。准备抢风前进！当心点儿，弟兄们！”

水手们急忙按照他的命令去做。唐·奥特华被绑在双桅船的下风侧，张起的风帆挡住了他。他仍在痛骂大副，骂他是无耻小人，是叛徒。

忽然，丧失理智的马丁内斯跑到艏楼上，手里抓着一个斧头。他被阻止了，够不到船长，可是他用力把主缆绳砍断了。帆杆在风中摇晃，正好击中唐·奥特华，打得他脑袋开了花。

有一个人吓得大叫起来。

“是一场意外，”马丁内斯说道，“将尸体扔到海里去。”

他的命令被执行了。

两只船牢牢地靠在一块儿，向墨西哥海滨驶去。

次日，一个岛屿在他们面前出现了。两只船上的小艇全被放下来，但见习海员巴布洛与水手长雅各布却不见了。他们已经归顺马丁内斯。另外一些高级船员都被放逐到了荒凉的岸边。苍天有眼，几天以后一艘英国捕鲸船从这里路过，因此他们乘这艘船去了马尼拉。

巴布洛与雅各布为什么会归顺于叛乱者，以后就会知道了。

几周过去了，马丁内斯一行人在蒙特雷湾抛了锚。蒙特雷湾位于原加利福尼亚北部，马丁内斯在这里对当地的军事指挥官说明了自己的目的，说他想把两只西班牙战舰还有舰上的补给品与枪炮统统交给墨西哥，水手们也任由联邦政府吩咐，条件是他们离开西班牙以后，墨西哥政府需要付给水手们报酬。

指挥官说这件事情他不能做主。他希望马丁内斯去墨西哥城，以便尽快将这笔交易做成。大副高兴地接受了他的建议。他将“亚洲号”留在蒙特雷湾。尽情地享乐一个月后，他与“康斯坦齐亚号”又开始行驶了。巴布洛、雅各布还有乔塞都在船上。双桅船顺风行驶，快速地朝阿卡普尔科驶去。

第二章

墨西哥沿岸的四个港口城市里，阿卡普尔科所处的环境很好，有最优良的港口。它地势险峻，周围全是悬崖峭壁，看起来像一个被山峰环绕的湖泊。港里有三个城堡与一个炮台，而另一个城堡——圣迭戈——安置了三十尊排炮，掌握着所有的泊位，任何一只船如果想硬闯，那它们立刻就会遭殃。

转眼间，又过去了三个月。虽然没有什么好害怕的，阿卡普尔科的人民仍然每天感到惊慌不安。

在海岸边看到了一艘军舰。居民们不知道它的来头，无疑也就无法消除心里的疑虑。联邦政府的确感到害怕，怕西班牙杀个回马枪，再次控制墨西

哥——这种担心倒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墨西哥尽管已经与大不列颠签订了商务条约，在条约上后者也认可新成立的墨西哥共和国，并且由伦敦派来一个代办，可是墨西哥政府就连一艘战舰也没有，哪能保卫自己的海岸线呢！

不管怎样，这艘军舰显然是由一个放肆的冒险者操纵的，它的船帆迎着冬天猛吹的西北风摇摆不止。市民们心里充满了疑虑。当这艘军舰上立起象征着墨西哥独立的国旗以后，他们没有其他的想法，只是振作精神，预备打退外来者的入侵。

在距港口只有一半大炮射程之处，“康斯坦齐亚号”忽然抛了锚，艏部上刻着的名字清晰可见。船帆展开了，一只小艇放下去，很快就划到了港口。

大副马丁内斯刚上岸便去拜访当地的总督，讲明自己的来意。总督竭力赞同大副驶向墨西哥城，通过瓜达卢佩·维多利亚将军，也就是联邦政府总统，把船的买卖交易做成。消息刚刚传出去，市民们便大声欢呼起来。每一个人都对墨西哥海军将要得到的第一艘战舰充满敬意，他们看见了对付他们往日统治者所有不良行为的一种更有效的方式，而舰上的水手所养成的、在西班牙海军中流行的不听从管束的作风丝毫也没有收敛。

马丁内斯返回船上。几个钟头之后“康斯坦齐亚号”停泊在港口。水手们受到了热情的招待。

但是当马丁内斯点名的时候，巴布洛与雅各布却又消失了。

墨西哥的中央高原那么广阔，地势那么高，闻名天下。阿卡普尔科和墨西哥城之间大概有八十里格的山脉，它们根本不像墨西哥城和韦拉克鲁斯之间的山一样高低起伏，坡也不太陡。

“康斯坦齐亚号”停泊几天以后，有两个并排行进的骑马人出现在这条路上。

他们是马丁内斯与乔塞。乔塞非常熟悉这条路，他曾经爬过很多次阿纳

华克山。所以，当一个印度人想为他们做向导的时候被他们果断地拒绝了。两个冒险者骑着高头大马，快速地奔向墨西哥城。

这样迅速跑了两个钟头之后，两个人停了下来，总算可以说话了。

“歇一会儿吧，大副！”乔塞喊道，气喘吁吁，“我们已经在西北风中走完了最难走的一段路！”

“加油，”马丁内斯答道，“你认识路吗，乔塞？你很没有把握？”

“那当然，正如你对加的斯到韦拉克鲁斯的路一样熟悉。千万不要让海湾的大风暴或者桑坦德的雅斯潘沙滩耽误了正事，不过也不要过于着急！”

“快点儿！快点儿！喂，你说，”马丁内斯用鞭子抽了马几下，“巴布洛与雅各布又疯到哪里去了？他们这样真让我生气。难道他们不只是想要他们那份钱，甚至还想一起吞掉我们那份吗？”

“圣·詹姆斯！他们正是这样想的！”水手嘲讽道，“都造反了！”

“去墨西哥城骑马还需要走几天？”

“四五天左右，大副！如果走得这么慢的话，不过还是继续走吧！你不是看到了吗，地面高低不平！”

确实，他们跌跌撞撞地走在第一道山坡上，几次都险些摔倒。

“我们的马没钉马掌，”水手接着说，追上大副，“像这样一直在这种高低不平的石路上走的话，马蹄不久就会磨破！还能怎么办呢？继续走吧！地下埋着金子，大副，不要因为我们走在上边，就对它挑三拣四！”

两个旅行者爬到一个小山岗上，他们面前是一片广袤的田地。田里长满了植物，被阳光一照显得生机盎然。可是这儿的气温高得使人无法忍受。灾难重重的居民经常得黄热病，因此受到痛苦的折磨。这便是这一带荒无人烟、一片死寂的原因。

“前边出现在地平线上的尖东西是什么？”马丁内斯向乔塞问道。

“那是拉布雷亚山峰，事实上它比平地高不了多少。”水手漫不经心地

答道。

“这可是科迪拉山脉最重要的山啊!”

“快点儿吧!”马丁内斯说,于是自己先走快了一些,“我们骑的马是北墨西哥大牧场上的,它们常常经过萨凡纳,不管路多么难走,它们也都走得惯。我们必须尽快离开这些陡坡。这一带连个鬼影儿都看不见,真是倒霉透了!”

“大副该不会后悔了吧?”乔塞耸了耸肩。

“后悔?——这是什么话!”

马丁内斯沉默了,两个人策马奔驰。

到了拉布雷亚山峰,他们小心翼翼地陡峻的山间小路上走过,旁边是悬崖峭壁,可这并非马德雷山脉的最深处。下坡的时候他们勒住马,以便让它们也缓缓气,稍微歇一会儿。

走到西格朗村的时候,太阳已经渐渐落在地平线下了。村里只有几个茅屋,里边住着一些贫穷的印第安人。这些印第安人被称为“曼索士”,意为农民。这儿大部分人都非常懒,每天所干的只是收集这片丰饶的土地赐予他们的一点儿小小的收获物。他们和高处平原上的另外一些印第安人不一样,那些人受到生活的压迫,整天勤恳劳作。他们和北方的游牧民族也不一样,那些人居无定所,以劫掠为生。

村里人冷漠地招待了两个西班牙人。既然他们被看成以前的压迫者,那么这些人对他们二人几乎毫无用处。何况不久之前还有两个旅客从这儿经过,凡是能够找到的东西全部被他们带走了。

大副与水手忽视了这一点,虽然此事有些奇怪。

他们找到了一个茅屋栖身,觉得很满意,然后煮了一个羊头充饥,而且又在地上挖了个坑,向里边塞了些点着的木柴,又塞了几块石头防止热量散